



## 大槐树

我的老家是济南市西郊的一个村庄，叫老屯，离城仅有三里多路。记忆深刻而又不能忘记的是穿村而过的那条大沟和沟边的那棵大槐树。

听父辈讲，那沟过去是条河，时有流水，如有大雨，洪水由南向北奔流而过。大槐树呢，父辈说他们小时候就那么粗那么大，可见该树的树龄有多么长。大槐树干三个人用胳膊合围刚好能手碰手，直径有1.8米左右，树冠能形成上百平方米的树阴。成年累月，老槐树下一直是村里人最爱去的地方。女人做针线活，拉家常。男人或蹲或坐或站地侃大山，天南海北，漫无边际，交流着四面八方听来的趣事怪事，而孩子们则在树周围打打闹闹。老人对大树非常尊重，不准对树吐口水，不准对树擦鼻涕，更不准小孩对树撒尿，当然，也不准攀树折枝。如有哪个孩子做恶，不管是谁家的，都要受到大人的训斥。到了春节，许多人向树焚香烧纸，祈求保佑。

## 童年的故乡

✿ 58级 刘清亮

我在城里上中学时，周六步行回家，出城不久远远就能看见那大槐树笼罩着村舍，越走近，树就越清晰越硕大。而离家返校时，又不时回头望望它，有点留恋，直到它在视线中消失。因此，大槐树是我心中家乡的象征。

1958年全国大跃进，破除迷信和解放思想的浪潮剥夺了大槐树生存的条件，它永远消失了。那年，放暑假从北京回家，走着走着，眼一恍惚，心一颤惊，啊！大槐树不见了！进村后才知道，大槐树被伐倒后躯体为大炼钢铁和大办人民公社作了贡献。正如老人所说，大树的消失不是一个好的预兆，甚至说：“会有报应的！”果然，到了1959年粮食大欠收，在饥饿和痛苦的三年困难时期，人们吃糠咽菜仍难以果腹，开始留恋起心中的大槐树。

## 场院

在老家打谷场叫场院，它是农村孩子的乐园。特别是刚打过麦子，地压得平平的，光亮光亮的，周围是堆得高高的麦秸垛，再加上蓝天的明月，闪烁的星星，清凉的小风，一幅陶醉的美景。场院一般在村边，吃过晚饭，放下饭碗，孩子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场院。年龄小的捉迷藏，年龄大一点的就摔跤，或磕拐。磕拐很好玩，一个人抱起自己的两条腿（即一手抱膝盖，一手抱脚），单腿蹦着前进，用膝盖冲撞对方的膝盖，或跳起用抱起的腿猛压对方的腿，几番争斗后，谁先双脚落地谁就输。如果双方势均力敌，想战胜对方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力量也需要心计，攻击对方的薄弱环节方能取胜。有时，苦战不克，筋疲力尽，双方都瘫倒在地。这种游戏很费体力，几分钟就汗流浃背，腰酸背痛。那时年龄小，又好胜，直玩到毫无力气时，才肯罢休。还有的时候，和大人一起躺在麦秸垛上，听大人吹大牛讲趣

事，听得入神入画。例如，谁到城里谁家吃了“江米鸭子”（即现在的糯米八宝饭），怎么又香又甜，馋得我们直流口水；谁到城里大戏院看了京剧，武打的功夫多么高超等等。也有时候，看着夜空闪烁的星星，在娇美的月光沐浴下，大人们也给我们讲天上的事，北斗星啊，银河啊，牛郎织女啊，常娥奔月啊，我们结合学校里学到的知识或书上看到的向大人发问，他们答不上来时就发脾气：“你们小孩子，懂啥！”，吓得我们也不敢再问。暑假，还会有像我哥一样的中学生将给我们看过的书，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曹禺的《雷雨》，以及苏联的《母亲》，《刚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等等。我们听得很专注，对他们崇拜极了。当然，还有的时候我们三五个同龄孩子，也会交换看过的小人书的情节，或不同游戏的玩法。

总之，场院是我儿时成长的一块天地，也是一幅不断怀念的人生美景。

## 三月风情

✿ 马亚伟

一年十二个月，只有三月配得上“风情”二字。风情是一种动人的神韵，就像美丽多情的女子回眸一笑，让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

三月好时节，春色惹人醉。没有任何时节能和三月媲美，她的风情万种，她的一颦一笑，都带着特有的光彩。

二月春来早，那时的春还是涩涩的，探头探脑，不谙世事，像个忐忑的孩子。二月里，风儿送来暖意，把天吹蓝，把山吹绿，把水吹动，春天变成“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羞涩少女，她低眉敛目，不敢大大方方张扬自己的美丽。而到了四月，春就深了，大红大绿，像浓妆的女子，带着几分俗艳，没了韵味。夏季，秋季，冬季，虽各有特色，但都缺乏风情。

惟有三月，春天突然间掀开了面纱，立即光彩煥然。她眉清目秀，眼波流转，昂首是诗，俯身是画，实在是美得恰到好处。有一种美，增一分浓，减一分淡，三月就是这样的。有一种美，张扬一点则妩媚，内敛一点则隐晦，而三月的美，暗香浮动恰恰好。

风情三月，款款而来。你看，蓝天是她的披风，绿地是她的罗衣，青山是她的裙裾，流水是她的飘带，萌发的小草是她衣上的流苏，柳梢上的嫩绿是她颈上的丝巾，她把珍藏了一冬的华服全拿出来，把自己装扮一新。空中的朵朵白云是她脸上的薄粉，春日艳阳是她眉心的红点，绽开的花朵是她脸上的腮红……她精心描画，只为给我们一个最美的春天。

风情三月，举手投足间尽显美丽优雅，她的眼神顾盼生辉，她的笑靥温情秀美。很快，她就要举办一场大型的舞会。那场一年一度的舞会，华丽盛大，热闹浪漫。你看，莺儿燕子们都赶来了，蝴蝶蜜蜂们也都赶来了，它们一路载歌载舞。小兽们接到邀请函，也都跃跃欲试，它们要在舞会上一决高下。万紫千红的花儿们，睡在冬天里做了个长长的梦，听到三月的呼唤，纷纷睁开了睡眼，它们要把舞会装扮得五彩缤纷。

当牧童的笛声遥遥响起，当春雨飘洒落下，当春风吹开了舞台的帷幕……好戏就会上演，所有的生灵会给我们呈现出最美的舞会。直到我们眼花缭乱，喝彩声不断响起。

有谁能不爱这风情美丽的三月？风情三月，美丽如画，我们在春倾国倾城的笑靥中，一醉方休，尽享美好。

大自然如此慷慨，把最美的姿容展露出了，怎能不让人喜爱沉醉？因为喜爱，所以珍惜，所以不会辜负。让我们随着风情三月动人的旋律，舞动起来吧！

## 怀念范成高

✿ 范洪义

惊悉范成高于3月9日逝世，很是难过，人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回的眼眶真是酸酸的。“一恸自知无见理，九原还望有交期。”

他是一个尽职于工作，并有创意的人。当人事处长期间，帮过不少年轻教师成长，乃至脱颖而出。

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人，尤其是对学生。他当指导员，对学生循循善诱，既严格要求又苦口婆心。对他指导的年级中的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性格脾气都戚戚在心，并事无巨细地记录在本子上。对于学生的进步，他喜形于色。

在当班主任期间，他请我去给他指导的年级讲学习心得；我写的书《物理学家的睿智与趣闻》他自费买了一百本，赠送给他的学生与朋友……。

唉！一个有佛心的人走了，我除了写一篇小文章怀念我这个50年的老同学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 一鉴亭

副刊 第424期

三里河新绿 舒卷 摄影

## 美妇人

✿ 严韧

着一片缤纷的粉红云彩。女友欢呼雀跃，桃花开喽！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不错，桃花是春天的宠儿，永远不会缺席百花的盛会。可，粉色的花未必都是桃花呀。我纠正道，这明明是梅花嘛！女友走近红梅，细细观察，一时语塞，我有点得意，总算扳回了一点颜面。

路过行政楼，迎面遇到三个欧美人，估计是外教。他们清一色的人高马大，其中一位妇人最是光彩照人——她是我迄今为止亲眼见到过的最耐看的女人，我脱口而出：“好美啊！”这位妇人大约已是知天命之年，一头银色的短发，精心烫过，像大朵的菊花，阳光下泛着晶莹的光泽。白皙的面庞，透着红晕，人到中

年，却面如桃花。身形丰满，上穿象牙白羊绒开衫，下配淡蓝色牛仔裙，脚蹬坡跟软面皮鞋，干净、简约、温婉，扑面而来优雅的风韵。这个雍容大气的美妇人，令同为女子的我，也忍不住想看她第二眼。

女人难得夸奖女人，听见我由衷的赞美，女友沉吟着，总结道，看来，女人无论处于何种年龄段，也要讲究装扮，不能轻易放弃自己，失守美丽的阵地。就是！网上有开心一笑：女人如花开不败，十岁是梨花，洁白；二十岁是桃花，娇艳；三十岁是玫瑰，迷人；四十岁是牡丹，大气；五十岁是兰花，淡定；六十岁是棉花，温暖。女人七十如什么花呢？我想补充一句，人生七十古来稀，但七十的女人如傲雪的梅花，历经人生的风霜雨雪，待到百花开放时，她在丛中笑，却依然——花枝俏。

三八妇女节。学校照例举行纪念活动，我参加了健身走。千把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步走。

姐妹们欢度节日的喜庆也如节节攀升的气温一样高涨。在一面旗帜的指引下，老中青三代女人，身穿各色服饰逶迤而行，就像一条飘荡着花瓣的河流涓涓流淌。羊毛衫明丽，花裙子飘逸，夹克衫潇洒，牛仔裤精干，还有人卡上了酷酷的大墨镜，戴着娇俏的贝雷帽。

行走线路是穿行校园：从大操场起始，途经图书馆、教学楼，终点是大礼堂。我和女友边走边聊，明晃晃的迎春低垂着头，似乎在聆听我们的窃窃私语。路过眼镜湖，她小手一挥，骄傲地说，这是我的精神家园，我闲暇时就喜欢绕湖而行。水灵动纯净，曹雪芹就将笔下的女子譬喻为水，水流直下抑或静水

流深别具风情，各领风骚。眼镜湖是学校的十大景点之一，每逢夏日，有满湖的荷花亭亭玉立，暗香盈盈。

一个对自然风物具有鉴赏眼光的人是个有情调的人。唉，说来惭愧，我这童心未泯的女友，某日，邀请我趁着春日去挖荠菜。可我，与荠菜对面不相识。女友瞪大了眼睛，仿佛我来自潘多拉星球一样令她不可思议。顺理成章地，她演绎下去——“那马兰头、蕨菜、覆盆子你也不认识喽？”她急切切地问。我怯懦地答：“不认识。覆盆子我倒听说过，在鲁迅的百草园中。”“哎呀，你可真没劲儿。”她奚落着我。

可，这怨得了我吗？从小到大，就没人介绍过我认识它们。再说，我不认识它们，也并没妨碍我的生活啊。我心虚着，却嘴硬着。

校园的一角，远远地，流溢